

世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雜著

井光辨

予定之東南有井覆以屋其水清而甘冬溫而夏寒雖  
大旱水僅盈尺而泉脉不枯井方不及丈然比他井為  
差巨當先祖之世鄉人目吾居為大井頭王家則是井  
也固見大於鄉人矣予闢家塾于井之南紹興庚午季  
夏之夕僕夫汲而歸以井有光告予往視之隱隱燦燦  
如燈如燭如光芒之星不知其果何物也意者魚鱗之  
族其鱗甲文理晦于晝而察于夜耶或螺蚌之腹產明  
珠以自照耶其在物理或之有也感其好語怪誕妖之



則詳之矣子故以物理辨之二十五會趣堂書

四友錄

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予文會梅溪有交四人焉皆佳士也然各有少疵羅文性堅剛而貪墨毛穎工文詞動如人意而不耐久褚先生為人潔白而輕薄子墨客鄉有漸磨之功而好變白為黑也四友與予文會久矣予常取其能而不議其疵數年間客上庠陪俊游果賴四交之力然予老矣四友方進未休他日竹帛間慎毋相忘子當掩子疵如予今日之不廢子也庚午六月丙寅書

讀婁師德傳

婁師德教弟耐事弟曰人有齒而潔之乃已師德曰未

也潔之是遠其怒王使自乾耳予嘗誅史作師德詩云忤意由來勿校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心平後方服婁公度量寬予性偏急常欲書婁公傳于座右刻古人佩帶之戒偶閱書遂錄其事昆弟朋友間有坐于失者宜書紳焉則事雖大於唾面心自然清涼矣

題卓

吾貧好作文苦於無書可閱好寫字苦於無紙可書遂於貧中撰出一術以卓為紙以肺腑為言淨几無塵日書數百字吾之無及藏紙也心之精微日出數百言吾之無盡藏書也從予游者有童子數人勞之以研墨之職授之以所書之言日從吾為無盡藏書也願謂童子



曰吾老矣無及者有時無盡汝能記之使不如凡上  
字而滅沒否乎童子曰唯庚午季夏二十八日書

論文說

有客與王子論文謂王子曰子以今文况昔文亦加進  
否乎子應之曰新文之進予則不知也但每閱舊文皆  
必汗焉耳客曰見舊文而汗肯進莫驗於斯也使天假  
子之言將不一進而已他日見今之文汗又浹背矣子  
不見君家名勃者乎滕王閣序最膾炙人口落霞與孤  
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當時以為神殊不知此  
乃少年籠豪之氣俳優之雄者以勃之天資英秀不使  
早死其文之進殆未可量他日見所謂神句者寧不汗  
背耶韓退之文章之古者後世莫德而疵之然感二鳥  
賦乃少年所作學識未逮故有二鳥不如之歎李漢序  
其文為篇什之首非深知退之者也予善其說遂退而  
記之

讀蘇文

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使四子並駕  
而爭馳未知孰後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學文則已學文而不韓柳歐蘇是觀誦讀博著述  
雖多未有不陋者也

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鄙與蘇好奇而失之至論  
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歎惟遜子身歐陽子欲避



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紹興庚午七月上澣日讀東坡  
大全集於會趣堂因題于早

雜說

為善易能不言難過人所不免文之則小人也

孟子言仁者如射以其發而不中不怨勝已也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有勝負爭之端也君子獨能  
以揖遜終之遂至於無爭宜然而不怨當爭而不爭此  
孟子謂之仁而孔子謂之君子也彼有無爭而爭自起  
無然而怨自生真小人之不仁者哉

名之所在人所必爭而同忌也能避人之所爭樂人之  
所同忌斯可謂之君子掩惡揚善朋友之道語曰又有

所短寸有所長予所短多矣然於交友中常道其善不  
道其惡是亦寸中之長者昔姜涓叟能言之姜死矣無  
知我者涓叟負逸才豪氣者也而不修細行惡有所不  
掩亦朋友之罪姜之念之蓋有所激云  
人有毀已已亦毀之何其不長者也予雖未嘗揚交友  
之惡然性褊躁不耐事聞人毀已則氣形肝高往往亦  
斥其過於稠人廣衆中言既出口悔心遂生然駟不及  
舌矣因思韓安國對魏其武侯之言自知其非長者遂  
書以為戒

靈烏說

烏之為禽性靈而意志每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小



聞其鳴則唾罵之鳥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  
正公謂人有言弓是然人無言弓是然者也君子聞鳥  
鳴則恐懼修自潛銷禍患於未萌人遂以鳥鳴為無驗  
忽之為不靈也殊不知鳥能警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  
之於未形之際是鳥之忠計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  
矣告之不成而凶著於形迹則鳥之鳴驗是吳之子胥  
也告之能戒而禍銷於兆朕則鳥之智隱是漢之張子  
房也鳥之告豈有二哉所聽有不同耳書院之東隅有  
鳥連日群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脩省時也作靈  
鳥說

夜虹見

紹興庚午七月十六夜山月初吐有長虹見于西廡光  
白踰時而滅人以為白虹異之予謂是虹之異在時不  
在色虹見于晝蓋影日而成色宜青紅或白則為異其  
見于夜也影月而成白乃其宜耳然虹多現于朝莫間  
在乎欲雨欲暘之際未有影月而現于夜者茲其所以  
為異與姑志之以俟能言災異者辨

待士說

有言邑大夫不待士者予曰子何從知之曰有訟于庭  
者蜚楚之辱及焉予曰此士之不自待非大夫不待士  
也為士者服詩書精素履聖賢之足師臭味之與游謹  
門戶時租稅忍焉以省訟悞焉以遠禍俾足迹不及於



公門而官吏稀識其面目雖使柳下惠之為其邑大夫  
焉能辱儒冠而陷之虎口即使貌焉而士行焉而市旁  
午里巷而惡少與曹爭競非分而欲松以與務鑽刺以  
讞面莫求判以欺愚雖使周公王之叔父為邑大夫詎  
可望其施吐握之禮耶大夫非能重士也士實自重非  
能輕士也士實自輕顧其言待者如何邑大夫何責焉  
既以荅告者遂書為黨之戒

雜說

孟子曰生我所欲義重於生舍生而取義可也嗚呼人  
之所甚畏者死也義之所生死有不足畏者推不畏死  
之人可以成天下之大義立天下之大節享天下之大

名

名與謗常相隨因名獲謗因謗獲名雖韓退之猶是也  
原毀曰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非因名獲謗歟進學  
解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非因謗獲名歟有名而有謗  
不若無謗而無名古之哲士必避名非避名也乃避名  
也

君子小人不難見即其報施之間而觀之則肺腑之  
洞然不可逃矣陳平受賞則不忘魏無知白敏中得志  
而擠李德裕君子小人之用心其厚薄如此

賈誼過秦論班固公孫洪贊韓退之進學解真文中之  
傑也予少時誦之至熟今為昏忘所奪心能記之口不



能道聰明不及於前時。且古人之興歎也。賈誼與過相如。楊子雲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過韓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並雅過班固退之之文。雄健過司馬子長。歐陽公得退之之純粹而乏。子厚之奇。東坡馳騁過諸公。簡嚴不及也。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法純粹於歐陽法。汗漫於東坡餘文可以博觀而無事乎取法也。

### 讀進學解

韓退之進學解。蓋楊子雲解嘲。班孟堅賓戲之疏也。然文詞雄偉。過班揚遠矣。子無退之之文章學識。而一二事與之合。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與冬暖而見號。

寒年豐而妻啼飢是也。自志學之始。喜誦是文。太山北斗仰亦勞矣。二十年間。跋前疐後。無其職而有其窮。每欲效學作文以送之。又無怪怪奇奇之筆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書。

### 三不能成

不善文者宜秘。不善書者宜措。不善言者宜省。予不善文而不能秘。不善書而不能措。不善言而不能省。此其所以獲誚之多者歟。今焉知過而能通戒之矣。然有時乎不能秘。不能措。不能省者。文能秘於憲。凡著述之秘而不能秘於場屋。進取之公書能措於優游。學習之時而不能措於匆忽。應答之頃言能省於心平無事之日。



而不能省於氣形肝心之際為能使文無規於不教書  
無規於不措言無規於不省

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

論蘇夙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左  
復來誰與子爭先此歐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為退  
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暗曾窺孟子終身兩敢望韓公  
吾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  
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若  
無規色

大小等與人同說

夫善與人同非與人同為善也蓋能與人同而不立  
異耳古之獨行之士皆好立異而不與人同如申徒狄  
之介於陵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屈原之清皆能為人所  
不能為然非可傳可繼之法君子不取焉彼以立異為  
有過於人而不知適所以自小也舜取諸人以為善盡  
事親之理以為孝由孝悌之道以為仁義是皆人之所  
可為者舜亦從而為之人之所不可為者舜亦不為之矣  
此所謂善與人同然舜善與人同而眾人卒不能日同  
乎舜者何邪舜其即同乎人者而行之不息此所以為  
大聖八眾人一也焉一息焉甚者一暴而十寒焉初與  
舜同而卒與舜異非舜之不同乎人人自不同之耳子  
貢殯人而不受金是子貢之不與人同也魯人獵較孔



于亦獵較是孔子等與人同也賢人好與人美而聖人  
常與人同舜孔子為大聖人者非由乎異而大者同焉  
而已矣故曰大舜有大焉又曰大哉孔子語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善者能也語意正相  
類

論語三說

孔門弟子有顏回者聖人許之以仁者也有有若者其  
見道似聖人者也有曾參者悟聖人一貫之道者也於  
是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賢顏子作有若似聖人說以辨  
其似聖人者非貌作以貫之說以辨其所以告門人之  
意

上智性仁其次修仁其假仁性之者無心於為仁而  
所為無非仁者得之於不思不勉之間而從容於顛沛  
造次之際猶水之不噀而自寒火之不呵而自熱也寒  
也熱也仁也非水火與聖人之性也哉噀而寒呵而熱  
修而仁則出乎人者矣惟賢者能修之於終身之久其  
至也與性之者同衆人假之於日月之暫及其久也則  
真偽之情見矣顏回雖孔門之高弟然於仁也非性之  
者也克己復禮而為之也孔門弟子孰不欲為仁也哉  
然假之於日月之暫而不能好之於終身之久聖人觀  
人亦必久而試之使偽為者不能欺於倉卒不備慮之  
間而真修者亦足以發明於倉卒不備慮之際三月久



矣天時變矣而民心不違是終不變矣嗚呼四三月之仁是近而一日之仁也遠而終身之仁也曰豈偽為而警假者哉豈噓呵於頃刻之間也哉說者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賢於日月至焉者耳未能以之終身也作三月不違仁說以辨顏子

論語何以子有子耶柳宗元固辨之矣雖然未知有子也孟子稱孔子既沒弟子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歎以事孔子事之所謂似聖人者蓋必有子之學識於群弟子中有一日之長其見道有似吾夫子焉如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之似也世儒以謂貌似孔子其說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

子嘗以喪欲遊黃死歎逐朽為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之曾子贊諸子傳子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游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廣設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耳歎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辭之而有子未嘗居師之位也說者謂不能若弟子之周處見叱而退蓋好事者為之辭以誣有子耳然曾子之類子之後有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匹也序論語者知之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於為相導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沒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



曾子也或曰子以有子為曰參亞匹夫子焉不以好學  
稱之如稱顏子又焉不以一貫之說告之如告曾子且  
不與四科之列何耶曰夫子何特不稱有子亦曷嘗有  
一言以稱曾子也何特不以一貫告有子亦曷嘗以是  
告顏子也稱之告之言時有未必盡記後世有未必盡  
知者焉有子曾子在孔門年皆最少其不預四科之列  
者未必從天子於陳蔡故也曾子之後有孟子故曾子  
之道益尊有子之後無門人故有子之道不顯然孟子  
嘗稱其智足以知聖人又記其似聖人與群弟子欲以  
孔子之事事之之游稱之於戴經弟子尊之於論語亦  
足以發明有子之謂人矣而學者未之知也作有若似

聖人之說以辨有子闕

書富家翁逸事後

萬序明之手錄雜文一卷其首篇乃馮常可所記富家  
翁逸事也富家翁凡甲者未必知書觀其處民弟之問  
雖知書者所不能為進之孔門其閔子之徒歟馮記其  
事而說其姓第曰凡甲而已他日史官作米孝友傳書  
其事而闕其人當與齊魯大儒同發揚子雲之歎也子  
忝知書且為人凡有悅於不知書之甲多矣然心實慕  
之願學焉吾家他日或無乙之婦庶幾遂其所慕之心  
未可知也顛謂萬子曰汝東平先生嫡長孫且其家世  
業儒非富家翁比豈不能為甲所為耶子為人子弟固



非以是責子也然既錄其事必有意於為甲者甲不難  
學少損好利之習則人皆曰吳子之書是命表弟余歷  
全之研墨因以其事語之二子從乎游皆妙齡而秀者  
其家皆知書過於百家為若子故以是勉之紹興庚午  
季夏二十五日不孝子王真書

記蛙

予有鞋布體而麻質其弊甚十趾不能以自蔽有蛙乘  
罅而入墊于鞋頰間予不知也會昏暮如廁而蛙忽鳴  
俯而視地無所見既行而又鳴予始疑之既就几席而  
坐足每動則閣閣然有聲以指摸之有蠢而動者予愕  
然未能物色其類呼童子燈之脫鞋而微露一爪乃蛙

也命童子出之躍而去東郭先生不弊屢穿負甚矣然  
未聞有蛙乘蹻而墊者以是知予之負又過東郭一等  
然鞋非可墊之所蛙託身誤矣使其不能自鳴幾死于  
足間予去歲嘗和韓退之荅柳柳州食蝦蟇詩以戒同  
舍果能止殺是蛙也豈以予不殘其類故奮身而來託  
將以脫虫蛇吞噉之禍於一時耶予亦幸而不殘之不  
然幾乎避禍而得禍也感而至墊而免自鳴以求全蛙  
亦有知矣勿以其蠢為而愚之人能持無害人之心而  
物以其類至能持無害人之心人其有不至者耶時  
興庚午孟秋七月十四夜書

記人說前生事



予少時有鄉僧每見予少時曰此嚴伯成後身也予  
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寬印大所叔父曰嚴梨字  
伯成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  
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潮間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嘗  
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正和壬辰之正月吾師卒汝  
祖一夕夢吾師至其旁手集衆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  
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  
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  
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  
符所夢又謂吾師死之月而汝受胎也故云予幼從學  
嚴巖人有指予眉垂目藏而新之者袁文質元達曰此  
子眉目類吾伯嚴開梨他日能又未可知也然嚴開梨  
智慧名德卓卓如許繼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為大  
善知識胡為於滅度之後鐘成迂愚魯鈍之性現此窮  
薄困苦相耶予嘗寫字作文始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  
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尔不同耶嚴開梨允工筆札  
予最不善書故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日因作文寫字  
兩俱不佳媿而曰嚴開梨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今生食  
肉何許愚也用記之



梅溪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行狀

東平萬府君行狀

君諱世延字叔永世為溫之樂清人曾大父惟監大父周父鴻皆晦德不仕君幼警悟敏記誦初屬文思捷而佳為師友所竒年十四而孤奉母謹甚處家事若成人合法中游郡庠業修行飭蔚為善士宣和間邑大夫與鄉校以鄉先生鄭君邦彥主之鄭學術淵粹為時名儒從之游者以百數君一日謁同志會其課諸生戲即真題涉筆而就鄭見之無几歎曰之人詞藻如是一第垂手取尔然君以兄

年十一

訖不專進取



不試鄉人惜之性寬和與物無忤尤善宗族每充其  
難遇長幼慈愛均壹無纖芥嫌隙族衆多間有違言若  
周旋其間開釋以理衆皆媿服協比如初由是闔族內  
外咸欽而愛之稱為長者善治生蓄而能散親故有不  
振者每綱紀其家其弟子有美質困不能自業給飲食  
師資費以教之處女貧無以歸躬為擇配匿而遣者凡  
數人居之左右細民婁族資衣食埋塋者數十家緇素  
叩門隨所謁而獲者巨計歲凶廩飢每為富室倡救具  
以館賓席無虛日也篤於教子嘗葺屋數楹諸書其間  
厚禮以致名師訓督無竄之勞率分其半長子庚最美  
才始冠游太學君勉之以  
莫放山虧實終教井及

泉庚益自勵果優中攷選連以爲書屢為多士先聲譽  
籍籍用上舍克省登進士科次子庠亦以妙齡預鄉貢  
萬氏以絃誦先里開歷四世儒冠益盛業賢關舉進士  
者數人登科第自庚始樂清自舍法罷閑二十年無舉  
於鄉者至巷斲之色人後取鄉貢自庠始先是監察御  
史睢陽李君諱冠 駕南巡聞君有鄉譽訪其居名其  
軒曰必大且賦詩極言之至是二子俱有成人以為榮  
咸謂君種德樂教之報且嘉李之先知君夙有喘疾晚  
歲弘劇瀕死語不亂氣坐正色而卒實紹興甲戌十月  
二十有三日也年五十有八鄉里聞訃無不傷嗟初娶  
孫氏先君二十四年卒繼室以趙氏子六人庚立也



功郎處州縉雲尉次白庠曰廣曰廓曰唐孫男三  
女二庚與庠既以儒學名家徐皆服義方其進未量鄉  
人以君有陰德且多男子比之燕山竇氏恨其不足於  
壽不獲盡見云君仁而好施志於濟衆者未艾也嘗割  
膏腴三十畝儲其入以濟親戚之貧者死之歲語諸子  
曰吾為是恨未廣自是而後宜資其人歲一易之庶幾  
悉周且叔舉其所資與者家之西距大江實為要津勢  
湍而惡涉者病之君叔祖東平先生始傾家資跨江為  
橋濟人於險垂六十年往來蒙其利成一夕燼于火東  
平子主簿君欽新之未遂而卒君毅然以橋為任然事  
艱役鉅既捐已資以半其費以經營其餘於鄉黨間以

佐之橋成有日矣而君卧病歿成屬續語不及他顧謂  
諸子吾以橋累若等矣諸子弟泣請繼志頷而瞑君雖  
早廢坊屋未嘗廢書每開卷意有所會必標識以謹不  
忘所為詩文雖不多皆平淡造理峻潔可愛尤屬意於  
蕭翰雖貽子弟不率然作也卒之又明年諸孤卜以春  
正月十有九日塋于岐山之陰泣血相謂曰吾父以善  
人君子稱于鄉其潛德有足書者將乞銘于薦紳先生  
以求厥垂宜得之其詳者狀而授之庶乎其不誣以屬  
某之萬出也每登門辱顧為辱且與庚同舍上庠又獲  
與諸子游蓋知其詳而不誣者雖蕪陋其何敢辭謹狀

張府君行狀



君諱端弼字廷直姓張氏溫之樂清人曾祖迪祖  
世著潛德不慕祿仕君資俊邁好學問慷慨喜議論  
致尚氣節偉然男子也合法行肄業泮宮月書歲致累  
及優校以行藝職學事領袖諸生睥：有聲侵尋於仕  
臺其會更科舉子解散君歎曰仕與養不能兩全浩然  
歸奉偏親以孝聞初先業夫廣重以兵火業寔微君  
通材經畫有條未幾生事大振富甲鄉邑然雅重義槩  
取為俗子富務周旋宗族親舊有以窘告濟之無難色  
邑學為建與出財力居多仍率先割膏腴以養士每歲  
之春發廩以贖窮民貧賤踰年不取其息有負責者多  
折券不復問性樂善里人有登第者喜如已得閔其貧

每資給之雖萬金不吝也好賓客坐席常滿極飲不倦  
杯行健語笑年雖及而銳氣不衰所居地為邑之屬鎮  
間有不逞曹聚譁君九諭以理有不爾者張目掀髯  
厲声叱之咸服果畏避威不以勢人尤難之喜教子姪  
命師友必以賢荅以殊禮關廬舍規模宏壯或謂君有  
令名何室之美曰吾非以自奉也為他日子孫容車馬  
會食客之地爾其心期如此養高間閑足不及州縣未  
嘗以姓名干典謁汙訟牒士論譴之間有巧造請捷犇  
走無日不數於公門者心鄙薄之常舉為後生戒晚景  
益曠達不以財利經心見為善者喜見頽問譽而勉之  
以親志好佛二弟俱從空門學為飯萬僧開義寺以



善云曠昔少有疾預知死期一夕牡丹冬開人以  
君謂花非其時對之悵然賦詩見意既而感疾朋舊問  
之談笑如平時俄盥手正衣冠偃卧而逝實紹興二十  
四年十二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子二人據挺皆業  
儒女三人長歸進士宋翰餘未嫁君挾所負氣蓋一時  
悅首田園非其志也每觸事感樂與懷學有經術尤遠  
於易少以事進取既蓄而不施行所學於家處利害得  
長之際裕如也識者謂其詣幾深之理好商榷文史工  
詩畫語造意新有作者風君於鄉黨為前輩其初稔其  
名未之識也一日過柳川遇焉不以後進見鄙欣然命  
舟同泛而歸既登堂獲奉文字於願遇不薄矣君沒

之明年諸孤下以十二月十一日塋于里之桂峯祖塋  
之測長子摠以書來告曰子於吾先君有一日之雅宜  
狀其行吾特乞銘於立言君子以藏諸幽以垂諸不朽  
其謝非人至于三不獲命遂采諸鄉評編而次之謹狀

賈府君行狀

公諱如訥字元辯其先福州長溪人五世祖徙溫之樂  
清曾祖皓祖靖父與皆有潛德不仕公溫雅愷悌持重  
寡言為兒時疑若成人十二歲而孤事後母至孝撫育  
弟姊恩慈均壹母病涕泣嘗藥及卒執喪如禮伯母錢  
性嚴子姪有過必痛懲之公善承順未嘗忤意在諸子  
中最以謹厚稱初伯父奕以絃誦先里聞從兄



晦侯美才有声庠序間公尤嗜學每謂弟如石如規曰  
吾二无才名如許若等可不自勉耶以身率之政二弟  
皆方學能自立如規既冠學益進公勉其游太學且躬  
任其家事厚資給之務成其志及舉進士捷音至時兄  
如晦同戰藝公意其俱中喜甚既而聞其不利鬱鬱不  
樂賀者方集公卻之曰吾兄親老方籍此以尉其意今  
見黜何賀我為人服其不私如規今尉建昌軍廣昌縣  
以德譽取重縉紳公之教也公善治家井井有法不務  
兼井而生產日肥性仁慈尤睦宗族見貧者心憫之常  
發廩以濟每言彼吾示也吾忍獨温飽也有尤窘者四  
族人以膏腴三十畝賑之仍給穀暨牛資其播殖又

百畝飯僧徒之往來者及分惠里人之窶者凡割田二  
頃餘而金穀之惠叵計謁丐雖門必周卹之至解衣以  
贈其敦宗好施盖天性也鄉人無其宗耻以貧賤者與  
公曰是豈丙姓耶每家宴合疎近長幼貧富均禮舅氏  
家不振悉力贍之歲時登其門省事如父母去必感泣  
舅卒厚禮以塋公素友愛兄弟異居非其志當析財命  
宗人區處未嘗顧視務推遜以化媮俗季感其德復義  
聚至今樂教于弟屢延致名儒厚其禮終始周旋之喜  
賓客館無虛日雅不好飲遇賓醉則為之極歡敦尚禮  
法遇人無厚薄必盡恭延愛鄉黨至所交必擇長者寡  
嗜欲不好殺喜與釋子游談無生之理務忘自世不幸



嬰痼疾仁而不壽享年纔四十有二以建炎三年五月九日卒遺言有私負者悉棄之遠近聞訃無不涕泣娶同邑陳氏處士景芳之女姿純淑奉姑以孝謹稱始奩具頗厚公喜周急而夫人不吝故公得以私田活其宗數百指陰德在人為多蓋夫人之助云後公六年而卒年四十有九男一人曰循以業進士克守家訓與季父同居幾三十年服勞不憚鄉里難之女一人歸表姪王某孫二人公與夫人喪久在殯弟孫尉君嘗言吾兄嫂事吾母盡孝吾當擇地改塋吾母以兄嫂紉焉屢以卜後得邑之左原其崗維吉躬治墳塋以奉窆夕紹興癸酉秋循似泣謂某曰吾子以令公十一月十有七日合塋

吾父母歆丐銘大手筆以一光子蓋狀之某不佞獲以通家于自幼登公門荷知遇不淺及公歿又辱為子壻知隱德為詳嘗訪遺事於故老咸曰公仁者也今無是人矣某遂撰次所聞俟賢而有文者書之謹狀

周府君行狀

公諱瑜字公寶先世姑蘇人也高祖避五代亂徙居于剡曾祖荀祖惟父過皆不仕公為人純厚質直介然能自立以孝友聞于鄉治家有法遇長幼以禮聞門之內肅如也宣和中魔寇犯邑人倉遽奔匿公獨擁親柩號聲徹閭里冒兵刃扶護以畢窆宵朝夕悲涕不忍去墓側兇徒相戒曰無鴆周孝子賊平卒無恙公苦儒學



嘗闢家塾數十楹延四方名士以淑諸孫又製一子  
十哲坐象畫七十二子於一堂俾崇奉之大書其側曰  
爾其親師友之淵源就功名之烜赫決日必設具以集  
之親究其能否有勵業者喜見顏間面加獎諭莫其成  
就稍怠惰則諄諄戒勸俾之自勉由是咸自力于學  
興庚申秋孫汝士預薦書乙丑歲世修籍籍大學丁卯  
秋汝士汝能世則聯名鄉薦明年汝士登進士弟知人  
榮之公喜周急視飢渴者如己每盛夏分命皂隸當往  
來之衝烹泉以救暍窮冬集境內飢民施以金穀遇歲  
歉發廩賑貸命諸子悉寬逋負刻之南有鉅溪實為要  
津行者病涉公首創浮梁以濟之  
子繼之至今家其利

初先君嗜佛公嗣志彌篤涉晨  
四十寒暑手錄因緣幾百卷每以所得語諸子借示勸  
戒刻有名刹遭兵寇燔毀無餘公割已貲一新其棟宇  
時私第猶示築家人以為言公曰茲邑人植福之所渠  
可後耶僧徒德之祠公于佛舍旁欽事以報公又闢別  
館飯貧士及緇黃之流滋久不厭其樂善好施出於至  
誠初不求人知而亦道者不容口其見重於人如此公  
狀貌魁偉見者以為異人自中年鰥居不再娶屏嗜慾  
務養精神平生未嘗服藥既老顏如嬰兒視聽不衰好  
事者爭欲求見以叩養生之術晚苦足疾諸子和藥以  
進公卻之曰死生命也何以藥為兒女涕泣以  
忍然



弗顧會孫壻高世綱以赴調告遠公曰吾某月行矣  
至期沐浴易衣而坐神色如平時謂諸子曰吾即行若  
輩宜自勉言畢奄然而逝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十  
有六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公薄於世利初以勤儉自守  
不廣貲產自諸子既壯悉以家事付之積數年富甲一  
邑公視之恬然不以經意晚景門闌益盛身壽康寧海  
歲旦暨誕辰譙坐高堂子孫說說環列戲綵甥壻無慮  
數十人爭先為壽刻中以周氏為慶門言五福者以公  
為備公娶里人孫氏先公三十二年卒男三人長仁承  
節即次侁承信即婺州永康縣監酒稅後公一年卒季  
億先公七年卒女四人長子司邑吳宗次適劉陞次適

房先厚次適過諤其夫皆曰死諸女孀居終不改志男  
孫九人世光汝賢汝士左從政郎汝弼早卒世修汝能  
世則汝礪世南皆業儒女孫六人長適同邑進士盛卞  
次適泰州助教過煥次適成忠郎通州支鹽高世綱次  
適進士商汝霖次適右廵功郎徐與夔次適右修職郎  
潭州醴陵縣尉姚寔曾男孫十有二人曰之元之純之  
文之綱之彥之茂之奇之翰之才之望之邵之美曾克  
孫十有二人長適進士史之才次適左廵功郎明州慈  
溪縣主簿陳嘉善餘尚幼某無似獲與公之孫世修同  
舍上庠道出剡溪嘗登公堂獲承謦欬之餘他日再至  
而公逝矣癸酉秋公長子仁移書謂某曰吾守



月十八日聖吾父于邑之方山鄉馬鞍山之原先夫  
人之麓也子辱與吾兒將之其平生之詳願狀其行吾  
將乞銘於士大夫以歲諸幽某辭鄙陋不獲謹撰次所  
聞如右謹狀

潛澗嚴閣梨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温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  
長者稱母萬方娘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為道  
人入其家及產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  
誦舅東平先生規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答大奇  
之少長忽不茹母強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  
母曰兒蔬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

往里之明慶院登壇知性為師以落髮受具游歷郡剎  
初學律未幾入台教觀慨然歎曰吾邦僻在海隅見  
聞不廣遂之靈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明法華諸  
經時學者尚編錄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  
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誤因謂之曰文字分別馳騁法  
相吾不能為遂遠游禪林訪先輩老宿叩響玄旨師志  
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遺眼相契為多會有以座首  
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莫道遠自適詎能為人役  
耶於是西游帝都觀伊洛南周旋江淮間九名山水  
林巨剎靡不至時道者思德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聲名  
藉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重且



工書有晉宋法或勸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己師曰右  
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將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  
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  
雲開元諸寺其徒命然歸之和門請益者復相躡也師  
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允經指授也成見  
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大守范  
公見之稱次良久命刻石行于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茅  
結廬循除蓄瓦自玩潛澗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  
下風師有辭於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  
致因具法卷廣氣預設魏座俟師至與衆迫之師勿  
遽就帝聞揚身片以文音吐鴻亮聰者驚說明慶

自創業幾二三三無五蹟可及師首為撰訂并書之時  
稱二絕知公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  
初以僧正人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每詣府手提一  
笠未嘗有責人以師為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  
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  
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邂逅師喜甚與俱還吳築庵於  
廳治後園命師居之為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每  
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絕人事惟精修淨業喜說  
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孤坐梵香  
暗誦琅琅之聲出于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  
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懈字法香弟子宗



要游學姑蘇俄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  
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至三月  
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於故  
後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  
而接物以教故以閩梨著名平生製述甚多  
圓寂後弟子以拾遺文編成二卷人有得其片紙皆  
藏之如天翁見之於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  
台教住  
不克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于郡  
師之同母姊也寶印師蓋其之叔父  
師歿之歲 石生自見時稔聞德名恨不追見今  
十餘載矣 是以未久之命銘師之塔不敢以鄙陋辭

銘曰

師之道 神效咸臻其要  
師之技 術咸極其致  
師之 八不屈而竭  
師之 高三傳觀孫傳心印  
師之廬 左延右書山高洞透  
師之塔 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logo, possibly reading 'E' or 'B', centered across the page.





卷之二